

昨天李木源居士告訴我們一個好消息，楊厝港那個地方那塊地，已經談妥了。YAMAHA的學校，李居士是希望它六月搬走，交給我們。他們問：「為什麼要六月？」李居士告訴他：「你們現在學校裡有學生，六月你這一個學期結束。」處處是為他們著想，為學生著想，希望學期結束之後，再交給我們。李居士說：「如果你能更早交給我們，當然我們更歡喜。」一切是為別人著想，這是最正確的。這個地我們接收過來之後，整修大概需要兩個月的時間，將來我們的培訓班要搬過去。那邊教室很多，李居士一個構想，拿出一部分教室來做展覽室，「多元文化的展覽室」。每一個宗教，我們給它一個教室，他們的文物可以都擺在那個地方。將來我們的課程，也會請每一個宗教派人來，給我們上課。我們首先學習各個宗教經典裡面的精華，了解他們的教義、禮節、生活習慣、歷史背景；我們先了解他，以後他們也就會來學佛了。他一定要了解我們，彼此互相了解，這當中矛盾、衝突、誤會自然就化解。這是和睦共處的基本條件，我們一定要做；用現代人的講法，創造美好的條件。

昨天晚上，我陪美國來的這些同修，到聖淘沙去看一看，我們計畫要辦的「新加坡宗教和平嘉年華會」場所，那個場所是個足球場，很理想。我們也希望將來這種宗教嘉年華會，每年至少我們要舉辦一次，一次我們預訂是十天，這是不同族群的團結，不同宗教的團結。現在我們正在積極籌備，跟每一個宗教都在聯繫，希望這個嘉年華會能夠辦得很成功，有助於社會安定，有助於世界和平。在嘉年華會當中，我們會邀請其他國家的宗教領袖來參觀指導，希

望這個活動能夠向世界各個地區去推廣。

佛法是真實智慧，《無量壽經》上講得好，經上講了三個真實，是整個佛法修學的中心。第一個講的是「真實之際」，經文裡面是八個字，「開化顯示真實之際」，這一句話足以說明佛教到底是個什麼，一句話交代得清清楚楚。開就是開導，我們佛家講「開示」，開示有很多人聽不懂；開導，講解、說明。講清楚了、說清楚了，聽眾他的思想觀念就產生變化，這是教學的成果。你講的是什麼？聽眾心理變化的是什麼？「真實之際」。真實之際也不好懂，如果換一個名詞，大家也許觀念清晰一點。真實之際，現在人講「真理」，其實真理誰懂？還是不懂，不過名詞好像我聽得習慣一點，真實之際聽得不習慣，真理聽得比較習慣，真理還是不懂。我們再換一個名詞來說，諸位概念就更清晰一點，「宇宙人生的真相」，這個大家比較上清楚多了。真實之際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一般人講的真理，這是佛法教學、修學的總目標。

你真的把這個東西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佛教就叫你做「佛」，叫你做「菩薩」。完全搞清楚了，那就是佛；雖然清楚，還沒有達到圓滿，這個人叫菩薩。由此可知，佛菩薩不是人，佛菩薩也不是神。但是佛菩薩什麼都不是，也什麼都是，他在人間現的就是人身，他在天上現的就是天人身，在畜生道裡面他示現的是畜生身，餓鬼道裡面他現的是餓鬼身，在哪一法界現的哪一種身，但是他修學的層次確實是菩薩、是佛。十法界示現的身相不一樣，族類不一樣，這叫異；但是他所契入的境界，都了解宇宙人生真相，這是同；同不礙異，異不礙同。正如同我們現代教學一樣，現代教學，譬如說，你在學校裡面你拿到博士學位，你去從政，你的身分是政府官員，你的學位是博士。那一個同樣也是個博士，他去賣豆腐，豆腐店的老闆，或者豆腐店的員工，身分不一樣，但是他也拿到博士。

博士是同，身分、地位、工作不同，這叫異中有同，同中有異，異不礙同，同不礙異。整個宇宙一切眾生的結構就是這個現象，我們一定要了解。

我們今天在社會上，我們取得的是個什麼身分？這一定要清楚。想想釋迦牟尼佛是個什麼身分？很少人去想，都把釋迦牟尼佛看作神看待，那個錯了！釋迦牟尼佛一生所示現的，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，他是一個社會教育的工作者；而且是不求報酬，完全盡義務的社會教育工作者。佛的弟子學佛，也跟佛一樣，菩薩、聲聞哪一個不是社會教育工作？都搞這個。在中國，祖師大德亦復如是。佛弟子拋棄自己本分的工作，這是近代才有這種現象。我們追溯這個歷史頂多兩百年，清朝初年出家人還是從事於教學工作。清朝中葉以後，才把這個逐漸逐漸淡忘了、喪失了，變成經懺佛事、法會，搞這些了，這一些東西在佛門裡原本沒有的。現在佛法教學幾乎我們見不到了，所看到的都是變了相的佛教，現在所謂是「宗教的佛教」。人家說佛教是宗教，我們不能不承認，這形象擺在外面確實是宗教。這是佛法變質，變了形，我們要認識清楚。

如何把佛法恢復到本來面目，恢復到社會教育，佛法才能夠廣度眾生。「度」，用現在的話來講是幫助，協助一切眾生，幫助一切眾生；「廣」是普遍，不分族群、不分種類，十法界平等的幫助。而且決定是義務的幫助，對於被幫助的這一些人物一無所求，我們自己的心永遠保持真誠、清淨、平等，這是自覺。我們今天在一起修學，我們學的是什麼？我們做的是什麼？我們的目標是什麼？我們希求的是什麼？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我自己最近常常在想，道場建不得，建道場是絕對的錯誤。世尊一生沒建過道場，這些菩薩、阿羅漢沒建過道場，過去祖師大德們沒有建過道場。為什麼？不建道場心在道上，一建道場心就變了。所以沒有道場，心是安住

在佛道、菩薩道；道場一建立，那個心是安住在輪迴道，不可以。大道場誰建？在家居士們建，他們建來供養可以，我們可以接受，自己決定不能建。

蓮池大師給我們做了一個最好的榜樣，蓮池大師道場在杭州雲棲寺。我們在傳記上看到，最初他看到那個地方風景很好，環境很優美，在那裡自己搭個茅篷自己進修。這個人有道德、有學問，以後被人發現，有人要想親近他，旁邊再搭個茅篷，有多少人建多少個小茅篷。以後這些宰官長者、大富長者他們知道了，有這麼多高僧大德在那裡住茅篷修行，大家來給他建大殿、建房舍，就變成一個叢林。蓮池大師，同在一塊修行人，不但沒有操這個心，念頭都沒有，所以這個道場是自然形成的。自然形成的好，不失清淨心。道場雖然形成了，修行人心理絲毫不執著，能放得下，依舊不失當年住茅篷那個心態，絲毫留戀都沒有。

我們在美國達拉斯這個道場，自然成就的，我們沒有化緣，沒有問人要錢，那個道場是自然成就的。我們對這個道場成就了，這是地方的福報，是德州人的福報。我們幫助它，我們成就它，我們對它毫無留戀；你要對道場有留戀，你就不能往生。真正修行人道場在哪裡？盡虛空、遍法界都是道場，你說多自在！我今天的道場，就是你們同修帶著這些機器，這些機器就是我的道場。我走到哪裡，它們都跟到我一起，每天講經都從網路上傳播，這就是道場。道場是盡虛空、遍法界，我們要建立這個觀念。這個觀念，就是三種真實裡面的「住真實慧」。能住真實慧，能夠明瞭宇宙人生的真相，然後才能做到第三個真實，「惠以真實之利」；幫助別人，把真實的利益布施大眾，供養眾生。《無量壽經》這三個真實，黃念祖老居士註解裡面特別提起，註解裡頭真的是大書特書，提醒我們注意這三個真實。三個真實代表整個佛法，不但釋迦牟尼佛的佛法

離不開這三個真實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如來所修所弘的，也不出這三個真實，我們要明瞭。

我們將來自己要在一起共修，這個話實在講，總在二十多年前，香港洗塵法師到台灣去看我。洗塵也往生多年了，他在香港相當活躍，也是香港的佛教領袖。他來找我，我就跟他建議，我說我們找五個志同道合，五比丘，真正志同道合，我們生活在一起，到全世界弘法利生。我們住帳棚，帳棚方便，每一個人自己背一個小帳棚，晚上到哪裡，草地上五個帳棚圍在一起，五比丘。世尊當年是樹下一宿，我們現在體力不夠，我們住帳棚行。他聽了很歡喜，可是回到香港之後消息就沒有了，這是說說而已。那是真正出家人，應當過這個生活，托鉢。香港佛教徒很多，一聽說我們五個人，有五個這麼個和尚，每天出來托鉢，家家都來供養，餐餐有好吃的。你就曉得五個志同道合的找不到，誰願意過這個生活？希望現在參加我們培訓班的同學要發這個心，你們真正要發心，我幫助你們，我們比帳棚高級多了，我們住現代化的茅篷。

昨天晚上我給北京韓笑居士聯繫，我把我這個基本的概念告訴她。我說一定建小茅篷，建小的，一個人一間，獨立的，每一個小屋的距離，走路三分鐘到五分鐘。小屋裡面供水不供電，道場裡面沒有電，沒有電話，這樣子你就清淨。晚上怎麼辦？晚上點蠟燭，點小蠟燭，叫你早睡早起；天黑了，你就好老實睡覺，天還沒有亮起來做早課。我們的環境很大，大陸有一些道場，這一次我到北京，他們也有意思，潭柘寺跟戒台寺，我去參觀了，他們有意思，特別是趙樸老，有意思叫我去作方丈。我看了一看應付不了，那個環境太複雜了，我還是到良鄉去住茅篷。

良鄉我們有一塊地，中國的面積是兩千三百畝，現在我要做個圍牆，像城牆一樣把它圍起來。我們有那麼大的地方，兩千三百畝

，一個人住一個小屋，我叫她替我去辦。良鄉出石頭，就地取材，蓋石頭屋，石窟，不是茅篷，我們住石窟。每一個人一小間，在一起上課就建一個多功能的大廳，我們拜佛、共修、活動有一個大的活動中心，活動中心我給它起個名字叫「六和堂」。我們也不要叫什麼殿、什麼殿，那個佛教的氣氛很濃厚，我們要脫離宗教，「六和堂」。我們那個道場的名字叫「善果林」，我們的果木樹很多，今年種了三千棵樹，果木樹有幾千棵，有十幾種，種善因得善果，我們叫「善果林」。諸位同修有這個興趣的話，我們就可以在那邊共修。那邊有兩塊地，韓笑居士有一塊地，那塊地是一千畝，裡面也有不少的房舍。躍智在那邊打過佛七，有一個錄像帶在此地，可以放給你們看看。將來這兩塊地，我們男女眾分開，一邊住男眾，一邊住女眾，不要混在一起。這兩個地距離，走路大概十五分鐘樣子，也不算太遠，很好的一個環境。北京那邊非常歡迎我回去，叫我到房山良鄉去落戶，好！如果緣成熟了，好地方，很好的環境，這個消息給諸位報告。我們要真正發心，一切三寶加持，龍天護佑。好，今天時間到了。